合肥學舍札記

合肥學舍札記序

言爲心聲信然哉凡工於言者未有不肖其心者也惟其心肖之則并其聲音笑貌亦無不肖之矣予最愛祁孫詩每郵筒至開緘誦之不終篇而栩栩然如坐祁孫於前而與酬荅也祁孫往矣砌聞屬予序其詩輒愉然於平生拊乎笑言偃仰悲歎閱不終卷齎咨涕洟不復可止竟不能成既又刻其所爲劄記寄予囑爲序讀之其聲音笑貌如見祁孫也祁孫吐屬蘊藉託意遒峭雜坐中或援引故事或商確今古祁孫談言微中娓疊不倦傾聽者歆心焉劄記之作蓋編次其對客之語及爲校官時所以語及門諸弟子者中間多予所與聞義理

不必深微考證不必精鑿要是隨學力所及平心易氣而出之不爲矯伉無有偏詭足以引翼後學於近人中阮亭居易錄最爲近之夫二人所見一時之言豈必有當於道而其中偶有一得往往遂爲不刊之典據故不可廢如居易錄者亦特其門生故舊因可見阮亭之聲音笑貌而存之已耳而藉藉流傳耳目遂至於今固亦有取焉爾矣予今有取於此書亦以聲音笑貌所存也況劭聞予其將來之藉藉耳目閒與否則亦視乎後之人也予與劭聞俟之而已李兆洛序

合肥學舍札記第一

陽湖陸繼輅祁孫

于玉詩句

孫于玉蓀精於文律而不耽吟詠忽一日作詩贈余云始信君心似秋水只留明月不留霜座中人俱不解蓋言渣滓淨盡也予何敢當此然良友之言雖零章斷句二十餘年常在胷次

莊中允爐

莊迂甫表兄通敏少宗伯方耕先生仲子也好宣德香爐官翰詹垂二十年和珅浸用事君飲大醉卽呼名痛詆盡取所蓄爐捽之滿庭醒而惜之則又購買月或一

二次有賣爐者知其然至移寓近之君研精經學而不好造述歿後予題其壟次云上相憚風裁端座如披彈侯疏遺經究終始杜門偏譔著書名

阮孫二公小學

阮雲臺先生元言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兵二字不可解乃夫惟之誤也孫淵如丈星衍云鄭康成高足弟子高足二字不可解乃高尼之誤也一經道破乃覺精不可言

論語錯簡

聖人論成人不應輕視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云云當移在上節而以臧武仲等四人移在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下文義似較順

鏡銘

余客洛陽嘗買得一鏡背有楷書絕句云月樣團圓水樣清相隨閨閣伴閒身青鸞不用悲孤影開匣還如見故人蓋貞婦自慰之作也或嫌清字不應與身人字爲韻不知耕青眞臻古人往往通用如燕刺王旦歌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即以人鳴字相韻後此鏡爲孫別駕褀元索去

古今字義相反

乃賡載歌載始也與湯始征自葛載同義今乃訓作再原筮原永貞原再也與原蠶原廟同義今乃訓作元相

因已久不知其適相反也假何作也晉語籧篨不可使俛韋注僂人也參同契男生而伏女偃其軀是也然淮南子偃其聰明抱其太素又作抱覆解

重瞳

紀文達自言小時中夜開目一室皆覩二十後乃僅見一二物以爲貴徵然余小時亦然今尚偶有所見黃小仲乙生有子曰淳餘兩目皆重瞳子五歲而殤尤不可解

宛鄰語

雲臺先生左遷編修充國史總纂爲張皋文惠言作傳入儒林後出撫江西有某尚書者以皋文所箸書總倍朱注去之一時士論大爲不平爭欲偕皋文弟宛鄰

琦

遍詣諸史官爭之宛鄰不肯曰先兄宜人儒林與否將來自有定論若如此求入即與奔競何異非先兄意也嗚呼此可謂能知其兄矣

夢兆

嘉慶戊午十月余與洪稚存丈亮吉先後至杭州余住蔣晴槎姊倩重耀錢塘縣署洪住湖上片石居一日過之見桉上書一紙云夜夢先宜人命作詩詩成而覺但憶弟二句乃經過烏魯木齊橋也予戲云烏魯相習讀作平聲公乃仍作上聲用耶明年果有伊犁之行

關廟籤辭

乾隆癸丑七月太孺人病餐泄勢已極危諸醫皆以為

不治一時窘迫無計齋宿泣禱於關帝祠乞得筊辭有

萱堂快樂未渠央之句果不服藥而痊自此篤信有疑

難事輒往求無不如耳提面命明白易曉嘉慶已卯爲

亾男耀連立後從孫凡十二人意在聰應而未定乞得

筊辭云彼亦儔中一輩賢勸君特達與周旋意遂決聰

應勉之毋使神言之不驗也

接骨方

開通元寶錢醋鍛研細末以酒服下銅末自結而爲圈

束斷處此理不可曉然兒子伯喬所親試束處微高隱

隱可見大約古銅俱可用不定開通錢也

治痢方

川羌活四兩炒茅山蒼朮六兩泔浸一宿炒杏仁七十一粒去皮去尖去油杵成泥草烏一兩麪包煨熟大黃一兩切片炒共爲細末磁瓶收貯水瀉濃薑湯下紅痢燈心淡薑湯下白痢淡薑湯下赤白痢淡薑湯下一歲服七八釐三四歲一分八九歲一分半十五六歲二分二三十歲三分四五十歲二分半六十以外分半三服卽愈愈後忌生冷麪食葷腥煎炒發物數日孕婦勿服

崔觀察龍見傳甚效

治瘟疫方

嘉慶甲戌春燕豫大疫予自洛陽入都道出懷慶過劉松嵐兵備大觀兵備授以一方云邱瓊山所傳羌活獨

活茯苓川芎桔梗枳殼柴胡前胡花粉乾葛黃芩甘草各一錢水煎服到京後刋送服之輒愈

黃烈女

余嘗主未昏妻不應守節之說然既童養夫家則不可槩論矣吾鄉祁莊黃召奇女年十四童養於坂上莊氏夫名慶長客死都門未成昏也女請於舅姑爲慶長立後卽閉戶雉經死距聞赴四十四日年二十吾友惲潔士秉怡慶長姑之夫請予作傳予以寥寥數語不能成篇辭之而記其事於此時嘉慶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也

趙氏貞烈

趙氏小字可見三姊婢也甚明慧大余二三歲每為予摺紙作紗帽印箱種種戲具後姊倩蔣晴槎官錢唐令挈之去從告氏班春庭兆麟聘為妾寔蔣楊桐山者見而欲奪之晴槎幾為所挾三姊持不可卽日遣歸班可兒猶懼有變攜利剪置袖中而自書其左腕曰班春庭妾趙氏故春庭甚感之惜數年卽溘逝有一子今為魏會容女壻

演義三國志

余深惡演義三國志子弟愼不可閱嘗見京朝官論蜀漢事有誤引演義者頗遭訕笑甚至裒然大集其中詠古之作用及挑袍等事笑枋流傳非細故也

先師贈詩

乾隆乙巳予年十四將隨楊西禾先生（倫）讀書江漢書院楊隨安先生（峒谷）作詩送之云休誇早慧本三生須識文章老更成雛鳳清聲鸚鵡對多年前耳陸郎名兒時那不耽遊戲夙號奇童果不虛點漆瞳神緣底用天教飽看等身書會聞截髮爲留賓料理盤飧費苦辛無計留賓知髮盡卻教弱息遠依人三千里外舟中客十四年來掌上擎料道北堂揮不得分飛烏鳥可憐生三楚雄封到郡初武昌山邑遠巾車舉頭黃鶴樓中望此是生平未見書外咎聲名井大春相從千里意何屯他年江漢歸來日多少殷勤拭目人予蒙海內諸公投贈

詩文莫先於此此追憶師恩不知涕之何從也

稚存先生詩

乾隆庚戌稚存先生計偕入都有詩見懷云同居冷巷聽嚴更細草春來欲上城絕憶綠暉橋畔路兩株松下一書生奇才樸學我兼師辛苦高齋論述時他日許教見輩拜臧生經術陸郎詩臧生者在東鏞也後讀卷施閣集無此二作詢之孟慈云以吾家庭樹乃古柏三株詩中誤作兩松故削之也

及見老輩

先君中表繼輅及見莊仲雅熊芝莊方耕存與兩先生同年及見儲梅夫麟趾袁子才枚盧紹弓文弨三先生

僚壻及見蔣用安先生和甯中圭及見錢文敏公維城金夫人若粲元穎先生同書則先君年家子趙雲松先生翼先母高夫人姪壻皆非同輩矣梅夫用安兩先生尤愛繼輅八九歲時嘗命作文王贊齊桓晉文譎正論大被賞譽今日思之殆如隔世

江西詩

予交江西詩人最多曾賓谷先生燠蔣藕船知讓吳蘭雪嵩梁樂蓮裳鈞殆可稱四大家矣然三家托興深遠深得古人所言在此所指在彼之指藕船有賦而無比興固應不遠且三家如側生果色香味俱備藕船如檳榔非澼嗜不能時時下咽也

都門舊句

往在都門得句云栗香前市火菊影故園霜賈炒栗時人家方蒔菊往來花擔不絕自謂寫景物如畫後見蔡浣霞鑾揚詩亦有栗香前市火杉影後門鐘之句未知孰勝

狹邪

包慎伯世臣云長安有狹邪邪者曲徑也森然與槐柳並列則狹矣所以深刺奔競也

莫不夜歸

莊珍蓺表兄述祖云漢鐃歌暮不夜歸語意重沓不可解蓋暮字本作莫後人誤讀入聲爲去鈔胥復妄加日

字不知詩意乃言師出以律無輿尸之凶朝出攻者無不夜歸也

常懷千歲憂

徐仲平準宏云人生雖不滿百歲然當懷千歲之憂苟不及時勤學一棺戢身名與俱沒是可痛也晝短夜長何不秉燭策勵之意顯然矣

池塘生春草

池塘水涸春草叢生此豈復佳境而相傳以爲名句耶善乎權文公之言曰池塘生草王澤竭也柳變名禽舊政更也由此推之自魏晉上溯三百篇古人微詞奥旨思過半矣

耕青眞臻通用

張玉田詞耕青通眞臻諄文倚聲家多宗之至詩賦則界限甚嚴從未有通用者然易觀卦彖傳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此平字猶可讀作便若乾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兌彖傳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節彖傳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皆通用則又何也且不獨易韻爲然也離騷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遠游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

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卜居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哫訾粟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九辨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是屈宋皆通用也弔屈賦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是賈生亦通用也

蔣烈婦

蔣烈婦名端姑華亭人父曰蔣文卓壻李珍徽州人兄弟僦居松江以賣藥爲活珍死端姑依兄公居貧甚母族某者素無行受莫氏聘偵端姑歸甯要而嫁之端姑

哭且詈擲毀青廬奩具乃閉置別室令數婦人守之乘閒出佩刀欲自刎婦人持之乃自斷一指莫氏知不可奪歸之兄公端姑卒不食死年三十有一

集字詩

上元韓奕山爻傾家結客五十後益貧漢川劉海樹珊奇其詩招致合肥署齋相待甚厚韓嘗集聖教序字成詩數十章其贈海樹云垂老受知何所望無言相對有斯人又云還家倘有鍾山在感我無如漢水深自歎云譬如我未生斯世或有人能愛此身贈予云羲皇上人眞大隱六一先生能古文皆無集字之迹

蒸侵韻有可通

雍从瘠省故音字可入恭部小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是也嗚歡譽謝也亦作噫興故興字可入侵部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

有心相難

惲子居撰論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言甚當吳仲倫德旋非之謂謹莫謹於春秋近莫近於論語斯言過矣今人有失之隘者仲倫將曰莫隘於伯夷邪有失之不恭者仲倫將曰莫不恭於柳下惠邪震川之謹非春秋之所謂謹震川之近非論語之所謂近也故知此文乃有心相難之作未足以服子居之心也

眞冷

瀧岡阡表同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好奇者乃云劒汝之誤而引曲禮爲之證不知易此一字即與通體色氣不如子居辨徵論用莊子眞冷字無論眞冷爲遺令之誤望溪之說無以易之即否亦止可用之駢儷體中若施之古文是劒汝之類也皐文仲倫絕無此病

拘幽操

嘗論昌黎拘幽操乃誤學凱風詩大聖人必不作此違心語近見及門趙生彥倫詩蒙難非臣罪生還是主恩庶幾斟酌盡善矣

佳句

凡詩目中一過久而不忘必佳句也何豈匏鋁詠螢云得依休耿耿逢聚轉蕭蕭爲光非汝責辛苦積陰宵莊伯鴻逵吉詠簾鉤云多宛轉時能約束末團圞處好勾留又詠並頭蓮云若耶溪畔低回處欲折還教素手停李甯圃兵備廷黻曉行云一痕白氣秋林外爲水爲雲兩不知薛畫水玉堂以中書舍人出佐外郡途中雜詩云今日中途醉司命羨他一歲一朝天周伯恬儀暐云誰家茆屋團圞話一縷鐙光出綠陰丁若士履恒云可憐一片心如月只向更無人處明祝筱山百十云酴醾雨重淹香夢楊柳風疏寫暮寒記得小樓無恙在落花一度捲簾看萬廉山承紀云東風料峭百花殘不興春

衣一醉難畢竟去衣還去酒費人斟酌是春寒女士金纖纖 逸云小雨未來斜照淡落花猶得片時紅歸佩珊懋儀 題看劒圖云自是難消才子氣料無恩怨到胷中王梅卿 倩 鄧尉雜詩云夜深老鶴來尋夢踏遍梅花一寸深類此尚多更當續記以資吟諷

蔣侍御雅謔

呂叔訥 星垣 作秋夜曲末句云風動石妖千眼綠自詫以爲創獲以示用安先生先生問何指呂云螢也先生笑云然則爲君得一偶句矣雨淋磚怪一拳青呂亦不解先生云蟾也老輩鍼砭人不着形跡如此

農閩詩句

嘉定張農聞彥曾詩格不甚高而善於言情與予同客雲臺宮保時嘗作詩寄婦云去住漫憑無準夢瘦肥難寫有形書同人見之皆作數日惡農聞多病而好象戲幕府無其敵也有材官禿髮者求與對局竟爲所敗予戲之云馬後公然砲一將何來禿子太披猖可憐天上張公子五月披裘汗似漿後農聞卒宮保爲作行狀引及此詩感念今昔爲之下淚

秋桑詩

雲臺先生作秋桑七律四首一時和者數百人先生云諸君詩工矣然皆不免衰颯氣惟陳雲伯文述獨有榑桑倚東海一枝仙葚四時紅二語最爲岸異遂有安排

狀元宰相之許然亦不驗時川楚教匪未靖汪勤僖新
方官湖北巡撫故方芷齋夫人（芳佩）詩云烽烟未靜人
將老閒煞成都八百株此眞立言有體矣後予偕童萼
君（槐）過湖州舟中聯句云題徧吳綾興未闌分明詩意
畫中看鼉聲幾日陰逾減（前賦秋桒本學使試士題）客緒連番歲已
寒箸下一樽成昔酒石門九月市新絨篷窗入夜風淒
緊猶似哀箏向耳彈

坐山入中

皋文相宅主坐山入中之說予心疑之蓋坐山入中則
五黃無不到向矣後以質之姚秋農先生（文田）先生云
聖人向明而治不曰取諸坎而曰取諸離是不以坐山

入中也

巢湖櫂歌

予至合肥欲作巢湖棹歌未果因課生徒為之徐徵士漢蒼最佳去年打槳過巢湖湖上青山似畫圖今日扁舟湖上泊烟波無際月輪孤朝霞山頂看朝霞五色霞明帝女家湖上女兒十五六一時照水學盤鴉

海樹詩

海樹詩清於雲伯豔於梅史嘗以迎侯長官一夕成紅樓夢小說八韻詩二十首余惜其無可著錄為摘記數聯冷香丸云冷語番番記香心曲曲勾壹壼原有使嫉妒最難瘳紫柘漿盈盌紅梨汁半甌玉瑗同內熱會遣

六宮秋病中斷指甲云斷爭銀甲御殘綫翠裘孤筍折麻姑爪桃香細骨臙鶯燕韡搔不著鴻雪印全誣東風壓西風云柳梢眠上下帳底鬥雌雄池水干卿緑桃花爲底紅我憐聊復爾婢學可能工不競南猶失其涼北又同芙蓉女兒誄云碧落新碑樹沉香小像龔野棠寒食祭春草玉人墳徵引不及稗官故非尤展成輩所及

漢宣帝更名詢

元康二年詔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多上書觸諱巳犯辠者朕甚憫之其更諱詢更諱當作更名盡豪上兩諱字而誤

降服

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服齊衰期猶女子子已行爲父母服齊衰期也此聖人之不得已也若由此而推遂有所謂降服孫者則大非禮意矣先君子之終耀適降服小功吾時甫九歲即心知其非後太孺人歿耀適方客西安難於違俗仍服小功而心喪者一年此固行其心之所安然子孫不能皆賢不可不示以一定之法使知所守聽應於先君故本生曾祖也不得反以叔父爲本生曾祖則宜稱曾叔祖於先兄稱本生祖不得稱伯祖於耀適稱本生父不得稱伯父聽應之子爲耀適服齊衰期不得輒降五月永爲家規

孫女在室服期已行亦服期期無所謂降也此可曉然

於本生祖之不應降服矣本生祖既不應降則凡本生之伯父叔父兄弟兄弟之子皆不應降他日吾與耀適孰先後死相爲其聰應與循應誠應傳應及循應等之子亦相爲其非云甯厚毋薄其固無所爲降也大父母及妻之喪終喪不居內伯叔父兄弟同一朞喪也而獨處之期則止於三月非反厚於妻也妻一而已假令本支繇衍從父及兄弟之喪皆不居內人道或爲之曠絕故稍寬之（說本望溪方氏）今既定爲本生大父母服齊衰朞則凡不飲酒不居內皆以終喪爲期若情不稱服是自欺之罪尤大反不如從俗服小功之爲愈矣聰應謹識之世世轉相誥誡毋自外於人倫也

叔翹七律

許叔翹所堅七言律詩最佳詠王景略云管仲一身齊治亂武侯孤掌漢興衰李藥師云蛇門未必開禽虎魚腹居然祖臥龍宗留守云南渡儘容追晏佛東遷猶可振髭王登亳州戍樓云乾年望草如生穀澤國登城當看山詠史云霜戈夜指王龍冢雪帳宵移李愬營寒鑪倘可揮仁扇敗鼓何堪補智囊侏儒失勢羞韓絳奴婢登壇笑衛青生日書懷云野戍頻年驚鶴唳江郵中夜感雞鳴多情祇欠看花福久病難爲照鏡人公等大都皆碌碌鐵中何必又錚錚友人棄妾生子云金鏝故宅尋羊祜芳草新名錫寄奴類此數十首皆足奪臥子之

席元孝瞠乎後矣

史半樓

合肥史半樓臺懋五言似邢孟貞七言亦有佳者嘗得句云中酒春人緣草臥出林野鳥帶花飛予頗喜誦之贈之以詩云平梁一詩人寒瘦若古木蕭齋著此客覺我亦非俗半樓狷介不妄取與歲暮縣令劉海樹遣吏餉米敝門出片紙云米幾斛分遺詩人史半樓孝子汪毓貞半樓欣然受之汪亦予箸籍弟子父死廬墓者也

烏龍膏

吾鄉吳氏家傳烏龍膏秘方治一切無名腫毒四面厚敷中空一孔未成即消已成即潰擅其利數世矣豈知

本草綱目固已載之乃陳小麥粉炒黑醋調成膏無他藥

胡文恪

胡希呂先生高望督學江蘇內寬而外嚴諸生終日伏案無敢左右顧視者閱卷亦精細纖略以公科試補博士弟子首題仍舊貫次題地之相去也至其揆一也詩題花名記小屏評云首作氣息醇厚次暢詩工字宜學草稿全其詳如此

劉氏閨秀

海樹一家婦女並耽吟詠女弟歸蔣氏者名茝字絮庭歸王氏者名蘭字紉秋蔣夫人贈五眞詩云小閣春寒

夜色分傳來佳句澹如雲梅花今見亭亭格悔讀蘇家織錦文賦者替花絕世姿一門風雅並堪師春官傑許蛾眉遜不櫛應看上第時王夫人云燈前倦繡漏聲長梅影橫窗月色涼那用鷓斑重撥火新詩讀罷有餘香披卷終宵不忍拋芳容未覩已神交相逢若話瑤宮事記看瓊花第幾遭女公子三穉字鸞符韞字小絮歎字霞裾皆讀書臨帖與兒貞書

聽應次第一

聽應本生同祖兄弟之次弟四逮爲耀連後改次弟一三國志諸葛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弟二子也本字仲愼亮初未有子以喬爲嗣易仲作伯此其例也書示聽應

海峯先生論文

海峯先生論文偶記凡三千餘言摘錄數條於此一云神氣者文之最精處音節其稍粗者也字句其最粗者也然余謂論文而至於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又云音節高則神氣必高故音節爲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又云文貴遠遠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說出者少不

說出者多乃可謂遠故太史公文微情妙指寄之筆墨谿徑之外並非孟堅所知又云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何可節損

姬傳先生論文

姬傳先生答徐季雅書云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可言喻者韓柳諸公論之詳矣若夫不可言喻者則在乎人爲之自得而已震川有史記閱本但有圈點然極發人意愈於解說可借一部仿爲之熟玩必覺有大勝處

輓聯

晴槎表兄卒余題其靈次云文章與家世爭華惜仕宦

科名兩俱不顯盛德爲吏才所掩問睦婣孝友何者懷慙趙味辛丈懷玉指示弔客云此晴槎知己之言可無庸更作誄贊矣余生平所作哀輓楹帖甚多惜皆隨手棄去不復省憶矣

揮麈錄

王仲言述米元章諫蔡京云云雖未可遽信然亦不能辨其必無杜工部以稷契自期猶不免有天佑唐室誕育司空之語況米老習與蘇黃游處而名不登於黨籍者邪至云王荊公歿時有幡幢羽蓋來迎幡上書中含法性外習塵氛八字則必屬訛傳矣

先君子鄉會試題房師座師舉主姓名

乾隆三年順天鄉試首題居敬而行簡一句次題人道敏政至在人三題規矩方員一節解元馬鏞昌無錫人主考官興縣孫文定公諱嘉淦字錫公吳江吳公諱家騏字青綺四年會試題生而知之一節次題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四句三題君子所性二句會元軒轅誥字謀野汝上人總裁泰安趙公諱國麟字仁圃滿洲完顏公諱留保字松裔奉新甘公諱汝來字遜齋上海凌公諱如煥字琢成　殿試二甲　朝考一等詩題因風想玉珂閱卷大臣僅知章佳文端公諱尹繼善字望山保舉堪勝知府閩督桂林陳文恭公諱宏謀字榕門會試房師常熟蔣文恪公諱溥字恒軒鄉試房師文恪鍾音公

字閬軒

趙氏三世工詩

趙生彥倫之父子聘孝廉名席珍廬陽弟一詩人也子聘從父對瀓年甫弱冠亦負雋才嘗以郡試故自其父官所馳千里南歸比揭曉凡錄千人竟無對瀓名予怪之亟從郡齋索閱試卷乃潦草不及三百字爲之絕倒余嘗語陳伯游云士必有不願乎彼者而後有得於此焉如對瀓者豈世俗所云佳子弟哉

有才無命

才人命薄自古而然造物於黃仲則景仁錢雙山夢雲横山季重可謂酷矣然仲則詩翁覃溪閣學劉松嵐兵

備趙渭川大令各爲刊行殆遍海內橫山尤工詞[illegible]久選入者雖不多倚聲家奉爲金科玉條惟雙山先生老病龍鍾全稿散失有才子曰相初年甫三十方以舉人充
內廷教習病數日遽卒次子嘉初犇走衣食未知能爲掇拾否余妻其兄女也所記又絕少感懷云賞心花月還天地放膽文章擲草萊咏門神云只愁改歲桃符換故李將軍柰爾何橫山贈友云早知郎別休相識料得重逢少後圖寄錢竹初先生維喬云檢取邱遲書句報雜花生樹亂鶯飛時竹初官鄞令屢欲乞身而未果得此詩繙然竟歸故尤爲當時所傳誦

毛先生

先君子之終以乾隆庚子六月二十四日同里毛先生者篤行君子也亦方病暑薄莫忽云東第陸君至急索衣冠出至廳事坐譚良久起立似接一物置懷中下階長揖若送客升輿者然還入寢呼燭作懷中出一卷就燭展視狀誦云某官某人凡五人其家人皆不識又誦某官某即先君某官某即毛也最後爲大學士程文恭公誦畢點首者再仍納懷中不脫衣冠而逝東第者吾家大門懸此額董文敏書里人皆稱東第陸家也

先太孺人自知壽數

先太孺人嘗謂不孝等曰汝父之終春秋七十有五吾豈敢過之後以嘉慶己巳六月廿二日見背年果七十

五距乾隆己巳六月來歸甲子適一周一夕夢亡僕三人至起居畢云奉主君命問何日可行當以輿馬來奉中答云早晚惟主命吾固無事旦日以告不孝等卽日製殮具手自檢視越兩月無疾而逝時方盛暑面如生體若冰雪蠅飛滿室無一集靈牀者戚族皆嘆異以爲孝慈嚴正之驗

合肥學舍札記第一

合肥學舍札記第二

陽湖陸繼輅祁孫

歛衽

虞虹升天香樓偶得云拜稱歛衽不專指婦人是也然引蘇詩歛衽竊聽獨激昂爲證則誤矣此歛衽猶言正衿非云拜也何不引戰國策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耶

方栁邨詩

漢川方栁邨陶以詩集索余刪定又以示畫水畫水指示一聯云病中藥餌憑嬌女身後文章托故人蓋哭友人之無子者語絕沈痛余竟未規畫其旁然則讀古人

書草幸繙過處多矣

船山楹帖

張船山問陶齋中楹帖云相見又無話不來還憶君畫水最賞之吳次升堦官郊城令時題署齋云早年讀先聖詩書到今日判墨涂朱猶是芸窗故物壯歲作諸侯賓客管自己刑名錢穀依然蓮幕生涯魏會容題洛陽署齋云平生能受盡言豈冀良友無容吾過方寸差堪自信願都人相見以誠賓谷先生題兩淮署齋云上客盡知名杜牧詩才鮑昭賦手昔賢有遺躅魏公芍藥永叔荷花

長門賦

雲松先生陔餘叢攷疑陳皇后既得復幸何以不見於紀傳不知陳后本未復幸卽奉黄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亦絕非眞有此事乃長卿自欲擬作此賦姑妄言之亦如無是公烏有先生設爲問答固賦家之常耳

篆書

鄧完白山人石如篆書橫絕千古代起者張皐文吳山子育也近日少年中惲秉昌子辨薛仲德可久莊又朔稚葓吳杏聖兪及余孫聰應皆羊豪懸肘縱橫莫當駸駸乎追山子而及之老輩禿筆之陋庶幾一洗矣

利用刑人用說

今本用說桎梏斷句而改說爲脫詞義頗不貫蓋此刑

字與詩刑于寡妻同訓用說二字句桎梏以往四字句言當使民歡欣鼓舞遷善改過而不自知若桎梏以往是獨任執法之吏治民謂之虐也故吝

夕惕若夤

說文夕部引易云夕惕若夤骨部作夕惕若厲按淮南子人閒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後漢書謝夷吾傳尸錄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元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予身之來敕也無作夤者諸家易本亦皆作厲然夤字實與前後田人乾淵字爲韻疑獨從說文夕部爲是若以厲字屬下爲句則宋以後讀法也

善哉行

古詩善哉行前後詞意頗嫌重沓宛鄰先生云來日之難如此正大臣焦勞之時也顧汲汲行樂有長生之想焉安其危而利其災抑至此乎作者因而自傷卑賤不克有所匡濟天下亦竟無如靈輒之報趙宣者志節頹敗引爲己慙不欲顯刺也四解承來日大難痛切言之月沒參横北斗闌干是何等氣象庶忘身殉國飢不及餐以期有濟所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也五六解憤激之辭我亦惟有聽樂娛憂付之不覩不聞而已八公何在六龍不來其果能忘世否邪

嘉慶庚午雲松兵備再宴鹿鳴作七律四首時余方廢業而公索和甚力彊爲之不復存稿公既捐館舍回憶公得余詩喜甚定爲海內和作弟一大興舒鐵雲位次之知已存歿之感愴然於懷因向公子廷俊求得舊牋補錄集中後子居見之以爲不佳仍爲刪去余年十六七時至江陰應學使者試作君山望江等詩畫水擕呈顧晴沙先生光旭先生大驚異之目爲怪才今此數作亦並爲子居所刪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爲賢齊襄公復讎也五經異義引古周禮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

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故魯桓爲齊襄所殺定公桓之世孫孔子相之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九世之讎也隱拔王之取於紀也魯實主昏故魯次於滑春秋譏之況哀公烹於周非烹於紀乃敢遷怒稱兵擅滅列國又王之外戚是無論復讎之誠與否九世之可復讎與否而齊皆無以自解於無王之罪也公羊於魯之不能救紀尚知刺之而反曲爲齊說何哉然則曷爲不書齊滅紀諱之也以天王之威不能芘一外戚尚可以訓乎故諱之也諱之則何以知爲齊滅乎前書紀季以酅入於齊後書齊侯葬紀伯姬紀叔姬歸於酅紀非齊滅而誰滅之乎且齊爲今青州府臨淄紀爲青州府壽光紀去

其國齊并其地千世而下猶可考也

徐畫張題

徐氏素琴張氏須鬘皆姑蘇人毋家有連後素琴歸畫水須鬘歸海樹不相見者數年一日素琴寄寫生便面須鬘報以詩云唾華挹朝霞斂股明霽雪無處覓夢痕幾時花裏別出手寒愁折染衣香沁紅吹花入羅袖不更怨東風寄意頗深婉畫亦清麗鬘字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元應注西國結鬘以爲飾好从髟彎聲經文作鬘非體也按說文鬘髮長兒从髟㒼聲讀若蔓

梅郎序事非法

秦良玉傳言良玉剛正陸遜之誤曳其袖即引佩刀斷之綏寇紀略乃言左右男妾十餘人良玉在兵間勢不

能不如郭汾陽女使健卒侍執巾櫛此時兵事方急遜之何暇訪問及此而知其左右爲男妾耶且此語與本事無涉卽論行文之法亦不應闌入作文當深以爲戒

先西同音

或言彭文勤以王勃然對何晏也可云工絕尙有類此者否余曰先施之對則天也亦藏兩婦人名蓋先西字同音通用故西施亦作先施古樂府魚戲蓮葉西乃與蓮田閒字爲韻非上三句有韻下四句無韻也陳思王吁嗟篇驚颷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尙讀作先孟子願比死者一洒之洒洗音義並同

青青河畔草

古詩青青河畔草一章乍讀之何其言之淺直邪蓋諷人主用賢之作也盈盈二語喻賢人本思見用非韜光石隱之流雖於識別娥娥二語喻才用倡家女喻未遇時蕩子婦喻遇後放廢空床難守危詞也三黜不去臣子之義用人則當懷北胡南越之慮矣詩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離騷何所獨無芳草皆此意也

王其愛玉體

黃初四年任城王薨文帝方以法繩諸弟白馬陳思俱懷不得令終之懼故其詩曰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後人於尋常送別往往襲用此語頗覺可笑

謝太傅

謝元之禦苻堅也問計於太傅太傅夷然答曰已別有旨已而寂然乃令張元重請太傅遂命駕出游吾不知爾時果何所恃而能如是捷書至而屐齒折疑非始願所及矣桓沖之言未可以爲過也淝水決戰幾遭半渡之擊非朱序在秦勝敗未可知也

坡公忌日

徐惕菴郎中大榕洪稚存編修於坡公生日輒召客設奠吾謂公以七月十五日終於常州孫氏宅則忌日尤宜致祭薦蔬者君必當來饗也

申耆句

李申耆兆洛以翰林出知鳳臺縣題柱云栽花猶得遂

乘種買犢覩教渤海耕

學津討源

余生平無所嗜好客洛陽時偶喜古鏡購得幾百枚終日摩挲至忘寢食後以入都行篋重累悉舉以贈人今尚存數枚皆極精妙然久不視亦忘在某篋中矣至於吹彈博弈一無所解太孺人晚年喜葉子戲因命習之以足人數太孺人既棄養遂絕不更作每日無客卽展卷不擇書而讀雖稗官小說亦為改正字畫於詩文集則選佳者規畫其旁終日不倦頃從海樹借得學津討源二百四十冊如買米二十許擔半年之糧可無憂矣書之以誌良友嘉貺

童汪錡

宋人作童貫告詞有爾祖汪錡之語蓋用左傳嬖童汪錡事割截嬖字以童汪錡爲姓名媼相不知其戲已也明末有人爲獻賊題殿額作一元大武字獻大喜以爲頌已二事頗相類乃知權貴冠世毒焰薰天不如識一丁字也

逸居集

宋時有揚州帥貴戚也語客曰三世仕宦方解穿衣喫飯吾欲著一書備言衣帽酒肴之制未得書名鮮于廣者對曰公今方立勳業必無暇爲此他日逸居林下乃可成書耳請預名之曰逸居集帥不悟廣意實以禽獸

比之與一元大武事亦頗相類

中酒詩

宋人中酒詩靜嫌鸚䳇鬧渴憶荔支香放翁先生極賞之以爲非眞中酒者不能知頃偕韓奕山作隔句用韻詩韓賦中酒三百字有句云捧回如厠腹懈轉應人頭更覺摽寫盡致惜不令放翁見之

自稱小名

老學菴筆記述周宇文護與母書薩保不孝乃自稱小名按宋武帝對母亦自稱寄奴齊神武婿爾朱榮自稱賀六渾其後詐爾朱兆猶云自天柱之亾賀六渾復何所仰則益可笑矣

剛腸散

余十二歲讀瀧岡阡表祭十二郎文等篇輒失聲哭塾師訶之猶伏案欷咽不能自已又書歐陽公與高司諫書後云願錄此文一通燒灰和酒飲之名曰剛腸散語雖粗鄙然性情血氣俱已激發流露今聰應年亦十二尚未解讀此可不急思奮勉邪

縱禽

沙隨程氏云蔡邕石經郭京易舉正於即鹿无虞以從禽也皆作何以從禽也惠定宇以蔡中郎易石經宋時已亾程氏何據云然疑即郭氏之亂說然無何字文義實不順愚意若讀從字作去聲則無煩妄加何字矣又

如王用三驅失前禽鄭注前來者不逆射旁去又不射惟背去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皆所以失之亦謂失爲佚失者無心失之佚者有意縱之曲禮欲不可從亦縱字也漢書杜欽傳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與逸同

唐人詩學漢魏

義山五七律極有似老杜者然遂以爲義山學老杜則非也義山志潔物芳深得國風騷辨之旨變爲今體生面獨闢可謂自致青雲不由依傍宋明人推尊老杜太過凡中晚間作者輒謂瓣香所在其實樂天長吉文昌仲初學漢魏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亦非背違舍古人別求槼範者也即以杜詩言之石壕諸吏新昏諸別前後

出塞等作皆力追漢魏長篇如北征苦心學蔡文姬形蹟未化已雄視一代矣其縱筆自爲之者卽閒有粗率生硬率奏之病學古亦何負於人哉彼還珠買匵者不足引爲口實也啓仲倫語摘錄於此

隋碑

從子耀通劭文客西安得二石刻皆新出土者一題大隋故朝請大夫夷陵郡太守大僕卿元公之墓誌銘諱口字口智俱空一格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後以大業十一年太歲乙亥八月辛酉朔廿四日口口葬於大興縣口口鄉口口里皆空格其一大隋故太僕卿夫人姬氏之誌卽元公配以甲申日合葬甲申字不空格銘辭

四言四十句每八句提行二石同一人書蓋歐虞之所從出而非歐虞之所能到鋒穎如新洵可寶也砌文假朱中丞兩健騾負之以歸

糾兄桓弟

三傳異同表力主桓兄糾弟之說然小白入齊可議有五公及齊大夫盟是齊人迎糾未迎小白一也先書納糾後書小白入二也糾稱子三也莒人未嘗納小白小白輒自入四也全經書公子入國四惟許叔以繼絕之故得稱字餘皆稱名若以小白為正則去疾陽生亦皆正乎五也書法顯然可見如此何暇更辨其為兄與弟哉荀子云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荀子周人其言校

薄昭自爲可信況漢文于淮南爲兄昭故避兄而言弟又可据以說經乎班氏人表晉文弟四等齊桓弟五等

祭伯尹氏

祭伯來公羊云奔也桉漢書劉更生上災異封事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尹氏卒公羊云譏世卿也桉劉更生上災異封事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又極諫外家封事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

楊妃

言各有當不可槩論卽如楊妃一人深戒色荒則少陵比之褒妲悲思幸蜀則太白擬之皇英皆是也若以此

為李杜優劣則僨矣

呂氏陰移漢祚

婦人內夫家唐武后可謂倒行而逆施矣然猶未若呂后之險也史記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漢書五行志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爲少帝是所云他人子者皆諸呂所生也使太后山陵後產祿各出就封不爲亂平勃即無由迎立孝文少帝晏然承業則雖以呂易劉陰移漢祚而莫之能發矣

噉

噿口出物兵音謂之嗽漢書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爲嗽吮之師古曰嗽山角反

男子名夫人

史記刺客傳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封禪書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亾友莊叔枚軫云此夫字俱應讀作扶徐夫人丁夫人云者猶言某姓人佚其名也

何烈婦

合肥諸生何本善妻董氏夫死即不食凡餓七日死時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廿三日年二十有四

史記錯簡

始皇本紀贊向使嬰有庸主之才云云賈生之言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則太史公駁賈生之言也安得總稱賈誼司馬遷曰蓋賈誼下脫一曰字而司馬遷曰四字則當在未當絕也句下秦之積衰句上

物論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物論之所以不齊也達者通爲一既已爲一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且得無言乎自言齊物論之所由作也近見詩文集中往往有摘取齊物二字者誤

雞烈婦

羅烈婦合肥人陳世旺女羅殿傳妻殿傳死其父母欲嫁之旣受聘烈婦始覺遂自剄時世旺已先卒世旺婦邮嫗也陳氏族人亦無能爲烈婦表章者後八年及門黄生承谷故與羅氏鄰稔知其事爲作羅邮烈婦行凡八百言不及錄但記其姓氏於此

菰

說文草部蘄芹菰三注同而玉篇廣韻並無菰字葢卽菥字重出而稍譌蘄字注江夏有蘄春亭亭乃縣字之誤卽今蘄州也

稱字

近人相見數次卽相呼以字雖高雅然亦不可濫施宋

時李肅之三司論事切直仁宗嘉納歐陽文忠手簡稱譽肅之喜曰歐公平日書疏往來未嘗呼我字也此簡遂以字稱人作好事可不勉哉觀此可見前賢不輕稱字

畫水小詩

畫水不甚作詩偶得一二首輒可誦秋日云靜看幽蛩落書棚枕簟清涼秋氣生幾點豆花微雨後夕陽疏柳一蟬鳴睡起云西山埨影北山雲謖謖松濤滿院閒睡起桃笙涼似水天涯孤枕又秋分

殺

宋時有括蒼老生以所箸唐書質王元敬至建成事元

敬云宜書弑老生因援孟子象殺舜爲證元敬無以難愚按左氏春秋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作弑漢書宣帝紀進藥殺共哀后師古曰殺讀爲弑然則象以殺舜爲事亦當讀作弑元敬之說未爲紕也論語陳成子弑簡公皇侃作殺史記六國表序亦云田常殺簡公公羊傳昭公欲弑季氏蓋二字古亦不甚別

戒之在得

齊東野語記道士許公言之言曰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吾友薛畫水云聖人言戒之在得不必定指貨財血氣既衰多希長生卽得之甚者余深歎此論人能泊然無所營求並年壽亦置之度外聽其自然則心地空明不與壽

期而壽自永矣

渹

吳語謂冷爲渹王導以腹熨彈棊局云何乃渹劉惔出語人未見他異但聞作吳語正謂此也避暑錄乃云今吳中無此語何耶

如而字通用

偶得一鏡銘曰漢有善銅出丹陽以之作鏡淸如明桉如而字古通用春秋星隕如雨即星隕而雨故左氏傳之曰與雨偕也楊雄報劉歆書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而可亦即如可

立位字通用

又一鏡銘曰立至三公桉立位字古通用周禮小宗伯

掌建邦之神位注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焦山鼎銘僉立中廷亦位字也此鏡爲魏會容衆去

司刺

春秋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穀梁傳先名後刺殺有罪也范甯謂取三刺之法校司刺之刺乃廉察之意猶云刺取卽所云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也若刺卽是殺則大辟已定何云聽民之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乎上服劓墨下服宮刖皆非死刑也

世本

㠯友洪孟慈飴孫博極羣籍殆過稚存先生著述緐富

所輯世本搜採尤為完善孫淵如糧儲詩所謂自愛研經搜世本人傳獨行肯家聲者是也後即因糧儲借觀鈔本遂為何人所攘雕販行世時孟慈已歿於官糧儲亦卒余甚以為憤既而思之郭象竊向秀莊子注書傳事亦傳何法盛攘郗紹晉中興書書不傳而事反傳作偽心勞日拙雖表文盧尚書一并借與終何益邪後必有知之者

不伐喪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氏禮也公羊氏善其不伐喪也穀梁氏外專君命故非之也愚按穀梁之意以為宜歸善於君云爾然聞喪竟還君其君素

以訓臣者然其爲歸善不已美乎

左右袒

史紀絳侯世家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此雖倉卒之令卻轉移不得古制凶禮左袒當刑右袒時在太后喪中故爲劉氏袒左產祿之儕當坐誅故爲呂氏袒右或言勃雖已入北軍尚未敢訟言誅諸呂故反右之以試士心亦情事所或有也

湘君

雲松兵備謂湘君湘夫人非堯女也乃一夫一婦爲神於湘水者湘君篇中望夫君兮未來君女子則不應稱夫君此殊不然夫讀作扶夫君猶言此君男女皆可稱

洛神賦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且可以君王稱宓妃矣又言女嬋媛兮為余太息非指湘君即女嬃也尤非是九歌乃神絃非若離騷自述之辭忽以巳姊闌入此何體邪

動靜

桉上置鼻煙壺印泥合各一事偶掩卷默坐忽有所悟鼻煙宜靜不宜動頻開則氣漸減印泥宜動不宜靜屢翻則色轉勝物性不一人亦宜然各適其動靜之性皆可長年昔人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又云猿狙之性動而彌壽皆妙契自然正不必趺坐屏息徒自苦為也

攝身

蘇文忠自言常自攝身使如木偶若少動搖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子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云云似覺刼持太過予自戊辰正月入都至今庚辰客廬州凡獨宿十三年矣每午夜夢迴曾無一念引手摩腹頹然復寐雖暖水浮漚寒雅向日未足喻其閒適也因集成語題戶云上士異室愚人無夢又題柱云天下何思何慮老僧不見不聞恨無東坡居士爲我縱筆書之

司馬孚

王伯厚云司馬孚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而自稱魏貞士可乎此論極快人意（愚謂貞士之稱當移贈留陽亭侯司馬順）

相字入聲

吾常諺語一步弗相離相讀若息此亦有本香山詩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相字思必切又杜詩恰似東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雪如壙志

余常作雪如壙志一首編集時去之然非以友意也因錄於此雪如者吳中良家女鬻於袁遂冒姓袁氏非其志也雪如爲袁氏女數年益明慧袁故無籍使女習哥舞爲坐食計女畏違楚勉爲之當是時吳中盛行女優之戲士大夫置酒高會下至富商大賈監司貴人之奴郡縣之胥吏樗蒱六博無不旁侍女優者官斯土者或聞其風而惡之下令嚴禁逆旅主人坐則以之他所被

紈縠厭粱肉肩輿馳道中如故且其父兄習惰久舍是
無以爲業當事者察不便禁稍稍弛業此者愈益無忌
生女之家交相慶間有一二女子有志如雪如者雖所
生鞭箠交下雪如旣假女又其分矣雪如旣以色藝冠
其曹車馬闐塞雪如不得已賜安之以陰相天下士臨
川樂生者遊於吳雪如偶於廣坐中識之曰是有異凡
三見則請問願以身歸生生未之許也會女病生憐之
解佩玉爲聘數日女病甚生往省之泣謂生曰妾命至
薄嘗流離轉徙時固不死比執賤役日夜涕泣求死愈
不得死乃終不自意得以數年僅克自保之軀將副賢
妻而侍君子此妾之志非妾之命也妾殆將死矣已而

果死年十有八臨川生葬之虎邱知其事者皆曰是可銘銘曰方女之樂死也孰篤之已而樂生又孰促之嗟乎女乎何集之非苑而有所拂耶何愛之非儺而以爲仇耶女乎女乎時汝之辜乎

小人勿用

舊說謂論功行賞勿及小人朱子駁之是矣然優以金帛之說理亦未足盡王者之師本無小人在行間也勿用云者既推原創業之由亦垂戒守成之日也故曰開國承家

益象傳

君之惠民自君視之則爲益下以自益自民受之則固

損上以益下也君不惜自損以益吾民而民有不歡欣鼓舞相與感恩懷德於靡既哉夫隱民取食季孫無君家貸公收陳氏竊國其事正不敢以告人耳今以一人作福非私恩要結之爲自上下下其道豈不大光乎惟人主有此中正之德故天下蒙被之仁卽朝廷享太平之福不然民猶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木何以有矣益動而巽者朝廷之舉動或爲臣下所夯撓尤易爲吏胥所侵蝕必入於民而後謂之益也日進无彊者勉其繼也人主益民不可始勤而終怠也其益无方者惠而不費合於天時設於地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與時偕行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歷一時卽

有一時之惠政也

益初九

此爻益之所由立名也利用爲大作者攷工記所云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是也蓋君之益民當務其大者遠者男勤耕耨婦謹蠶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益民之道備焉矣元吉无咎者君能體仁以長人故天下蒙樂利之休也

益六二

君擇臣臣亦擇君損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者求賢而得貞吉利往之臣也益六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者筮仕而逢有孚惠心之主也皆曰弗克違者在六五爲

尊賢在六二爲賁貴其義一也言君道故曰元吉言臣道故曰永貞王用享於帝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六二能體九五之惠心以益民九五因用六二之永貞以享帝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君臣民胥吉矣

益六三

凶事大荒大札皆是也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厄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遇凶而發民收之職也若畏罪之意重惜民之念輕必待入告而民困已極是不能體一人有孚之意反非中道矣告公而用圭者明臣之職應如是也汲黯發河南

倉粟歸飾伏罪帝賢而釋之君臣皆可法也

益六四

三遠君可以便宜行事四近君則當稟命矣蓋中无定體三四各有當行之道也告公從者以益民之事告君而君從之也四與初易位有遷國之象焉因卽以遷國言之太王遷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殷曰視民利用遷凡爲益下計也晉大夫欲居郇瑕漢大臣欲都洛陽皆私意矣

益九五

此益下之主誠心惠民不問民之感與否也然君雖不問而惠民以德民自知之重言有孚者上下交相孚也

擊壤之歌曰耕田鑿井帝力何有豈眞不知帝力哉正其深知帝力也

益上九

於益之終極言不益之害莫益之或擊之上不益下下且擊上也若是其甚與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孟子曰賊民興喪無日烏乎可不懼哉蓋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充放僻邪侈之爲不至於犯上不止也立心不恒深曉之也上不能施惠行仁而厚責民以不二能無凶乎君心恒民心亦恒矣

合肥學舍札記弟二